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讀札──“橘柚葽苞”小考

（首發）

臺中教育大學

許文獻

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簡16或見四字，其形為：



此簡為完簡，且依體例，此四字為一句。

原釋文將此四字隸作“橘描述: Macintosh HD:Users:01a88:Desktop:倉頡篇研究工作:圖檔:16:螢幕快照 2017-08-11 下午5.37.28.png描述: Macintosh HD:Users:01a88:Desktop:倉頡篇研究工作:圖檔:16:螢幕快照 2017-08-11 下午5.38.27.png苞”，讀為“橘柚葽苞”，並釋前二字為橘樹與柚樹，而後二字則為茂盛之意；[[1]](#endnote-1)何余華先生改釋為“‘苞’的本義即指可以編製席子或草鞋的一種草本植物，‘葽’指‘葽草’，......如此與前文‘橘柚’構成同類並列關係，均是某種植物的名稱”。[[2]](#endnote-2)

依形而言，原釋文對此四字之隸釋無誤，不過，此中仍有幾項值得留意之字形特色，例如：

“橘”字所从矛之寫法，其上方尖刺對稱之形，與此相近者，另見於簡20與21：

（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簡20“袤”）

（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簡21“描述: Macintosh HD:Users:01a88:Desktop:倉頡篇研究工作:圖檔:21:螢幕快照 2017-08-14 上午2.33.42.png”）

此三字雖然皆隸釋从矛，但其實來源不同，此可再參考以下幾則字形：

（西周：簋，《集成》04322.1“矛”）

（西周：簋，《集成》04322.2“矛”）

（西周：毛公鼎，《集成》02841“敄”）

（郭店《五行》簡41“矛”）



（郭店《老子˙丙》簡1“”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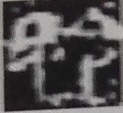
（戰國：中山王方壺，《集成》09735“敄”）

（睡虎地秦簡《法律答問》85“矛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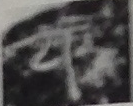
（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》136“務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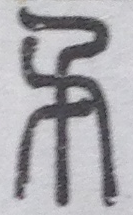
（睡虎地秦簡〈為吏之道〉293“務”）

（馬王堆帛書《天下至道談》19“務”）

（校官碑“矜”）

（銀雀山漢簡512“矛”）

（漢陶“矛免驕”刻款“矛”）

（《說文》小篆“矛”）  
簡21“描述: Macintosh HD:Users:01a88:Desktop:倉頡篇研究工作:圖檔:21:螢幕快照 2017-08-14 上午2.33.42.png”字所从矛形，本自“（髦）”字類化而來，其寫法已無毛公鼎例上方之繁構，而在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中更近於“矛”形，此恐與戰國以下“矛”、“（髦）”二字之訛混情況有關，[[3]](#endnote-3)如上引郭店簡與漢碑等例，即屬此種字形發展之類例，代表北大本《蒼頡篇》書手或以當時書體寫之，同時，也不排除古本《蒼頡篇》此字沿承了東方六國之文字體系，這種情況在簡中仍時有所見，如簡13之“津”字，即其例也，[[4]](#endnote-4)由此可知李斯在整理文字時，應有其宏觀之文字學標準，未盡棄東方六國之文字。

至於“葽”字所从要之形，則疑沿承了秦漢簡帛之寫法，此可參考以下幾則類例：

（睡虎地秦簡《日書˙甲》141）



（馬王堆帛書《陰陽十一脈灸經˙乙》15）

（馬王堆帛書《養生方》45）

（馬王堆帛書《十問》75）

（馬王堆帛書《天下至道談》66）

（馬王堆帛書《老子˙甲》147）

（馬王堆帛書《老子˙甲本卷後古佚書》42）

（馬王堆帛書《戰國縱橫家書》131）

簡文此字所从“田”形人首與“女”旁之寫法，與上引《十問》例之人首形、《養生方》例之“女”旁最是相近，因此，簡文此字確實保留了秦漢簡帛之遺風，而與上述存留東方六國文字遺緒之“（髦）”旁略有不同，換言之，在同一批簡中，保有如此多樣之書風，可見北大漢簡《蒼頡簡》亦有其一定之藝術價值；另值得留意的是，簡文此類似“田”之形，在北大簡中應是一種類化現象，如簡21“遷”字所从囟或角，亦類化為“田”形：

（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簡21“描述: Macintosh HD:Users:01a88:Desktop:倉頡篇研究工作:圖檔:21:螢幕快照 2017-08-14 上午2.15.48.png（遷）”）

因此，簡文此“要”旁所从頭部之形，亦類化為“田”形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而簡文此處辭例云“橘描述: Macintosh HD:Users:01a88:Desktop:倉頡篇研究工作:圖檔:16:螢幕快照 2017-08-11 下午5.37.28.png葽苞”（北大漢簡《蒼頡簡》簡16），倘依原釋文之所釋者，殆指植物（橘、柚）茂盛之意，文從字順，應無太大疑義，不過，“葽”、“苞”二字皆从艸，與首二字之“木”、“艸”旁，有直接之相關，因此，若考量《蒼頡簡》以類相從之排序原則，簡文此句之釋讀，似又有可商之處，其實，上所引何余華先生改釋為艸類之說，[[5]](#endnote-5)極具啟發性，而本校古文字研讀班成員林國良、莊菀琪在例行會議中，提及“葽”、“苞”二字或可作藥材解，[[6]](#endnote-6)則又有一定之可信度，茲在此釋義基礎上，略作補證如下：

簡文此四字，疑皆指藥材，其理為：古籍文獻所云“橘”、“柚”皆可入藥或有醫療之效果，其於古籍多可並稱，如《尚書˙禹貢》云“厥包橘柚”，孔傳釋曰“小曰橘，大曰柚”，孔疏則云“橘柚二果，其種本別，以實相比，則柚大橘小。”又如《金匱要略˙[果實菜穀禁忌并治](https://ctext.org/jinkui-yaolue/25/zh?searchu=%E6%9F%9A&searchmode=showall#result)》或曰“橘柚多食，令人口爽，不知五味。”而《本草綱目˙果部˙橘》亦曰“橘，《事類合璧》云：‘橘樹高丈許，枝多生刺，其葉兩頭尖，綠色光面，大寸餘，長二寸許，四月著小白花，甚香，結實至冬黃熟，大者如盃，包中有瓣，瓣中有核也。’”至於“葽”、“苞”二字，雖然上引《尚書˙禹貢》“厥包橘柚”一詞，其“包”字亦有異文作“苞”者，故令人懷疑簡文“橘柚葽苞”一詞是否與《尚書》此詞有關，然而，《尚書》此“包（苞）”字疑作包裹解，如《說文》段注即釋“苞”字云“苞，叚借為包裹。凡《詩》言‘白茅苞之’，《書》言‘厥苞橘柚’，《禮》言“苞苴”，《易》言‘苞蒙’、‘苞荒’……皆用此字。近時經典凡訓包裹者，皆徑改為‘包’字。”再如《莊子˙天運》曰“其形充滿天地，包裹六極”，陸德明《釋文》釋云“苞，本或作包。”亦同此訓，因此，若將“苞”字此解帶入簡文，似仍難以解釋“葽”字之語意，即便古漢語與出土《蒼頡篇》中，賓語前置者不乏其例，例如：“舝鍵描述: Macintosh HD:Users:01a88:Desktop:倉頡篇研究工作:圖檔:19:螢幕快照 2017-08-13 上午5.54.23.png總”（北大漢簡《蒼頡簡》簡19），但終究難以圓滿解釋簡文“葽”字用例，是故，在考量《蒼頡篇》以類相從之體例與古籍“苞”多可通“匏”之情況下，[[7]](#endnote-7)疑“葽”、“苞”二字應即古籍所見之“葽繞”、“匏瓜”，而此二物皆可入藥，詳如《爾雅˙釋草》釋云“葽繞，棘菟。”郭璞注曰“今遠志也。”《詩經˙豳風˙七月》亦曰“四月秀葽。”毛傳釋曰“不榮而實曰秀。葽，葽草也。”高亨注云“舊說：葽，藥草名，即遠志。”而“匏瓜”則見於《本草綱目》，其云“瓠瓜，瓠類也，許慎《說文》云。孤難也，又云瓢瓠也，匏，大腹。”

綜上所述，可知簡文所謂“橘描述: Macintosh HD:Users:01a88:Desktop:倉頡篇研究工作:圖檔:16:螢幕快照 2017-08-11 下午5.37.28.png葽苞”，即“橘、柚、葽、苞”四種可入藥之物，屬四個屬性相近、字詞並列之羅列句。

1.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[壹]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9月第1版），頁85-86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何余華：〈北大藏漢簡《倉頡篇》研讀札記（一）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，2015年12月4日，網址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2391，檢索日期：2018年5月10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趙彤：〈利用古文字資料考訂幾個上古音問題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，網址：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384，2008年3月23日，檢索日期：2018年5月2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許文獻：《從北大漢簡<蒼頡篇>部分字形再談秦統一文字之標準》，2017漢字文化國際研習會，臺中：逢甲大學，2017年12月22-24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何余華：《北大藏漢簡<倉頡篇>研讀札記（一）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，2015年12月4日，網址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2391，檢索日期：2018年5月10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林國良、莊菀琪在本校古文字研讀班例行會議上之發言，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，2018年3月8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如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云“苞，叚借為匏。”又如《太玄．達》曰“蒼木維流，厥美可達于瓜苞。”司馬光注云“苞與匏同。” [↑](#endnote-ref-7)